

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

名家·名著·名译·名编选

柳鸣九 主编

柯莱特精选集

谭立德◎编选



Series Selection
of Foreign
Literature

柯莱特精选集

司各特精选集

司各特精选集

柯莱特精选集

司各特精选集

司各特精选集

Series Selection
of Foreign
Literature

外 国 文 学 名 家
精 选 书 系

柯莱特精选集

谭立德 编选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柯莱特精选集 / (法)柯莱特著; 谭立德编选. —北京: 北京燕山出版社, 2005.4

ISBN 7-5402-1679-4

I . 柯… II . ①柯… ②谭… III . ①小说-作品集-法国-现代
②散文-作品集-法国-现代 IV . I565.1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16664 号

责任编辑: 朱胜福 张红梅 倪新玉

柯莱特精选集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 100007)

新华书店 经销

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850×1168mm 大 32 开本 23.5 印张 630 千字

2005 年 4 月第 1 版 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32.00 元



柯莱特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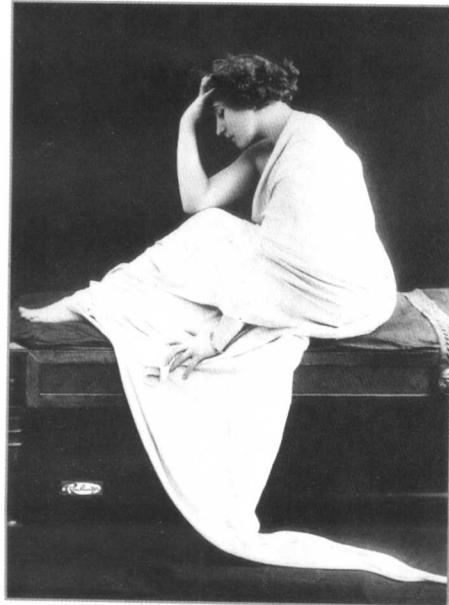
柯莱特像



十一岁的柯莱特



柯莱特的双亲



1909年的柯莱特



1954年，与《麦苗》的演员在一起



哑剧《肉欲》演出剧照



亲自刺绣的椅面

出版说明

外国文学的译介进行到一定阶段，精选集的出版便成为迫切的社会需要。精选集是社会文化积累的最佳而又是最简便有效的一种形式。为了同时满足阅读欣赏、文化教育以至学术研究等广泛的社会需要，为了便于广大读者全面收集与珍藏外国文学名家名著，兹编辑出版“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”。

每种以一位著名作家为对象，务求展示该作家的文学精华，成为该作家的一个全貌缩影。

书系以“名家、名著、名译、名编选”为目标，分批出版，每批十种。

本书系在已经出版了四十种的基础上，计划总共达到八十至一百种，以期构成一个完整的人文经典文库。

对译者、编选者以及有关出版社的合作与支持，兹表示深切的谢意。

柳鸣九
二〇〇三年一月

编选者序

特立独行的女作家

谭立德

她才华横溢，既是记者、作家，又是演员、剧作家、戏剧评论家。

她经历了温馨的童年、浪漫的爱情和多次失败的婚姻。

她生性自由不羁，曾经浪迹天涯，颠沛流离，饱尝艰辛，但始终保持自强、自尊的个性。

她演技出众，虽然惊世骇俗的举止备受非议，却依然在舞台上光彩照人。

她创作了几十部反映法国社会生活的文学作品，多次获得荣誉的桂冠，是惟一获得从五级逐级晋升到二级荣誉勋位的法国女性。

她是比利时皇家学院院士，而且是第一位担任龚古尔奖评选委员会主席的法国女性。

西朵妮—加布丽埃尔·柯莱特的一生，就是一部富有传奇色彩的作品。

一八七三年一月二十八日，一个大雪纷飞的冬夜，西朵妮—加布丽埃尔·柯莱特诞生于法国勃艮第省的圣索弗尔昂皮泽镇。父亲是具有共和思想的军官，在战争中负伤而被截肢。母亲因自幼丧母，由在比利时当记者的兄长抚养成人，生活在知识氛围浓厚的文人圈子中，颇具文学素养，深受自由思潮熏陶，一向对十九世纪压制女性个性发展的习俗嗤之以鼻。他们放任孩子们在乡间的树林和田野随意游玩，让他们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无拘无束地成长。柯莱特因而从小就养成了独立、不羁、奔放的个性，同时培养了对

自然、动物的热爱和对文学的浓厚兴趣。

柯莱特聪明早慧，五岁识字，六岁上学，在故乡上了小学和中学，度过了纯情快乐的童年和少女时代。十六岁那年，她中学毕业，随父母去巴黎探亲访友，与年长十四岁的昂利·戈蒂耶—维拉尔邂逅相遇，为他身上那种巴黎式风度和成熟男子的魅力倾倒。昂利·戈蒂耶—维拉尔出身于巴黎一个出版世家，经常出入于巴黎文艺界头面人物的聚会，取笔名维里，平时在报刊上撰写专栏文章，并雇佣一些“枪手”代为捉刀，发表了一些通俗、浅薄，却销售不错的小说。一八九三年，柯莱特与维里结婚，定居巴黎。柯莱特得以结识了巴黎各界名流，特别是文学和艺术圈的头面人物。对她来说，这是她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点。

十九世纪末、二十世纪初，法国社会生产力获得巨大发展，资产阶级政治稳固并逐步制度化。与此同时，社会发生了深刻变革，尤其在教育领域进行了广泛的改革，大大巩固了共和政治的思想基础，特别是在妇女问题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，妇女地位有了相应的提高。这一切都促进了科学文化的发展，也为文学、艺术事业的繁荣创造了有利条件。

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，婚后的柯莱特与维里随即卷入到巴黎光怪陆离的社交生活中。在维里的影响下，她接触到最新的文学作品，学会了欣赏音乐；她跟随维里频繁出入报社、出版社、戏院、音乐会、形形色色的沙龙，甚至成为当时被视为几乎高不可攀的“诗人之王”马拉美家的星期二聚会的座上客，安娜·诺阿伊伯爵夫人主持的文学沙龙也向她频频发出邀请。在这些场所，她与阿纳托尔·法朗士、普鲁斯特、德彪西、朱迪思·戈蒂耶等都建立起友谊。而她长长的发辫，纤柔的身材，充满灵气、幽默，有时有些尖刻的谈吐，也构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巴黎向她敞开了大门。

但是，好景不长，婚后不久，柯莱特发现了丈夫风流放荡，对她不忠，为此她痛苦万分并大病一场。这一事件使她改变许多，开始对她托付终身的这个男人失去信任。大病初愈，百无聊赖之际，柯莱特接受丈夫的劝告，把自己小学时的经历记叙下来，并为《帽徽》

报撰写音乐方面的专栏文章。然而,当柯莱特把自己写满了字的几本笔记本交给维里后,他并不赏识,随手就撂在抽屉里,一搁就是两年多。直到有一天,维里清理杂物时,发现静静地躺在抽屉底下的《克罗蒂娜在学校》。粗略翻阅后,维里激动地自责“是个傻瓜”,“连忙将这些笔记本拿走,去找出版社”。

一九〇〇年,时值世纪之交,自然主义文学已经全面退潮,代之而起的是另一种多元化创作的繁荣局面。以维里一人名义发表的《克罗蒂娜在学校》异军突起。小说以风趣、率真、淳朴的语言叙述了琐碎细小的事物,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,犹如一股清新的气息吹拂进法国文坛。小说面世后不久,好评如潮,销售量竟超过了左拉的作品。嗣后,在丈夫的要求和鼓动下,柯莱特每年一本,连续发表了《克罗蒂娜在巴黎》、《克罗蒂娜在婚后》和《克罗蒂娜出走》,形成了克罗蒂娜系列,但这四部小说都是仅以维里一人署名。克罗蒂娜系列大获成功,一版再版。

写完了《克罗蒂娜出走》,柯莱特就为《吉尔·布拉斯报》撰写音乐评论,并署上自己的名字。一九〇四年,柯莱特第一次署名“柯莱特·维里”,发表作品《动物对话四则》,被正式承认为作家。维里始终是个不忠的丈夫,而且生性嫉妒,在小说的署名上一再无视柯莱特的存在,欺世盗名。这一切导致夫妻感情更趋恶化,一九〇五年,两人进行财产分割,终于在一九〇七年正式分居。最令她伤心的是,维里当时已背着她把“克罗蒂娜”系列的版权卖给了出版社,而柯莱特却分文未得,这就意味着她又变得如婚前那样贫穷,不得不求助于她的女友、外号叫米希的莫尔尼伯爵夫人为她安排住处。

柯莱特出于谋生的需要,当然也是出于对戏剧的爱好,于一九〇五年底开始学习表演,翌年便参加演出,从此开始了她的演员生涯。柯莱特连续在“红磨坊”剧院演出了《茨冈女人》和《埃及之梦》,被视为当时文化界的一大新闻。而一九〇七年末,她半裸着身子,在“阿波罗剧院”演出《肉欲》时,更被当做丑闻,引起轰动,备受非议。柯莱特在舞台上一显身手的时候,并没有放弃文学,她忙里偷闲,坚持写作。在《肉欲》公演的同一年,发表小说《情感退

隐》，这部小说表达了柯莱特与“克罗蒂娜”决裂，与维里决裂的决心，正如柯莱特自己所说：“我在写《情感退隐》时，我发挥了与文学无关的力量……我改变了。我隐隐约约地开始发现我对自己的责任，就是要写一些与‘克罗蒂娜’不同的东西……”^①

自一九〇八年起，柯莱特不断奔波在法国和欧洲各地，巡回演出。正式分居三年后，柯莱特得以与维里合法离婚，恢复了“自由身”。嗣后，她连续发表了《流浪女伶》（1910）、《歌舞剧场内幕》（1913）、《束缚》（1913），以“柯莱特（柯莱特·维里）”署名。直到一九二三年，发表小说《麦苗》时，才把后面的括弧去掉，开始使用“柯莱特”为署名。

一九一〇年底，柯莱特加盟《晨报》，与主编亨利·德·儒弗内尔相爱，两年后结婚。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，柯莱特主要从事新闻工作，一九一五年被派往意大利进行战地报道。停战后，她出任《晨报》文学版主编，并主持戏剧批评。一九二〇年，被授予法国骑士级（五级）荣誉勋位。同年，小说《谢里宝贝》开始在报章连载。这是她这一时期最为重要的作品，获得评论界的高度赞扬，产生广泛、持续的轰动效应。翌年，小说改编成剧本成功上演，在演出第一百场的时候，柯莱特还亲自粉墨登场，出演女主角。时隔三十年，即一九五〇年，这部小说被改编成电影剧本，搬上银幕。

由于丈夫儒弗内尔热衷于政治活动，担任科雷兹省参议员，而柯莱特则讨厌政治，夫妇间不时发生矛盾，导致感情疏远，最终离异。一九二七年，她与莫里斯·古德凯特结合，成为永久的伴侣。这是她一生中个人生活最丰富多彩、文学创作结出丰硕成果的时期。她情绪昂奋，文思泉涌，几乎每年都有新作问世。如反思母亲对自身影响的《白日的诞生》（1928），怀念母亲和欢乐童年的《茜多》（1930），以剧本形式解读动物心灵的《动物对话十二则》（1930）、散文集《牢狱与天堂》（1932）、小说《母猫》（1933）、《二重

^① 见《我的见习期》，《柯莱特全集》，Le Fleuron 版，第十一卷，弗拉马里翁出版社，一九四九年。

唱》(1934)、《我的见习期》(1936)等等。其间,她为了生活需要,维持生计,曾一度同古德凯特一起经营一家化妆品商店,而且,她亲自为顾客做美容,这在当时又成为一件奇闻。

一九三五年,柯莱特被选为比利时法语语言和文学皇家学院院士。第二年,又荣获法国三级荣誉勋位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,她身患关节炎,但始终笔耕不辍,比较重要的作品有小说《朱丽·德·卡尔内昂》(1941)、《琪琪》(1942)等。一九四四年,法国从纳粹的铁蹄下获得解放,巴黎人民走上街头,庆祝胜利,但是,疾病缠身的柯莱特只能伫立于窗前,观看这历史性的欢庆场面。第二年,柯莱特当选为龚古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委员。

晚年的柯莱特因沉疴痼疾,无法行走,但她始终以开朗、乐观的心态直面生活,从不抱怨和退缩。她为《全集》的出版重新修订自己的作品,而且,继续辛勤笔耕,相继发表了《长庚星》、《蓝色信号灯》等,同时还要为龚古尔奖评选阅读大量作品。一九四九年,她当选为龚古尔奖评选委员会主席,是第一位担此重任的法国女性。在她八十高龄那年,被授予二级荣誉勋位,成为法国获此殊荣的第二位女性。一九五四年八月三日,柯莱特在巴黎逝世。教会拒绝为她举行宗教葬礼,但法国政府为她举行国葬,举国哀悼,她的遗体被送往拉谢兹公墓安葬。

写作!那是把你自己的真诚感情狂热地倾注在诱人的纸上,你那被心急如焚的文昌星君引领着手奋笔疾书,写得如此之快,有时这超负荷的手也会反抗和表示不满……写作!我时而感到需要记载、描绘事情,急切得犹如夏天需要止渴……于是,我又拿起笔来,做起这棘手并令人失望的游戏,为了以贬褒不一的笔触抓住事情的痛痒,抓住转瞬即逝的意念,选用动人心弦的形容字眼,把它固定在笔尖之下……

这是柯莱特在《流浪女伶》中写下的一段话，其实，这又何尝不是她一生笔耕的生动写照。她一生创作近五十部作品，是二十世纪上半叶煊赫一时的大作家，也是法国文化史上少有的精英女性之一。

柯莱特的作品总是与她的生活紧紧地连结在一起。《流浪女伶》、《歌舞剧场内幕》和《束缚》这三部小说是她摆脱了第一次不幸婚姻的桎梏后的产物。在曲折有致、真挚感人的文字中，有作家对自己在不幸婚姻中所承受的屈辱和痛苦的描摹，有对她表面风光的演员生涯背后的辛酸和苦涩的记叙，也有她对所经历的情感上的迷茫、痛苦的反思，更有对获得自立生活和自身价值的庆幸。柯莱特以女性的独特目光关照两性关系和家庭生活，她对爱情提出质疑和弃绝，表现出她敢于向传统挑战，向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挑战的勇气。这三部小说真切而艺术地融入了作家波澜横生的情感生活，氤氲着浓厚的自传色彩，是她获得自由生活后，心灵得到解放的作品，抒发了她追求女性精神独立的强烈愿望，是对男性中心主义和男性统治的有力抗争与报复。

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，深受战争创伤的法国社会发生了根本的变化。妇女地位有了进一步的提高，因为，她们在大战期间在工厂、农村、军队医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，她们得以从事各种职业，逐渐取得了经济的独立。伴随工业、科技和通信息急速发展而问世的汽车、电影、留声机、无线电广播、美国的爵士乐所带来的冲击，开始动摇原有的传统、习惯，甚至日常生活。绘画、文学、建筑、服饰都纷纷追求“时髦”。小说《谢里宝贝》应运而生。它是柯莱特写作技巧趋于成熟后的第一部杰作，被誉为她作品中“最美的”小说。

谢里(Chéri)的原文是“亲爱的，宝贝儿”的意思，在这里则是小说男主人公的名字。富家青年谢里与中年贵妇蕾雅相爱，但是，谢里的母亲为儿子找了一名年轻美貌、门当户对的女子，谢里遵从母亲的安排，蕾雅黯然出外旅行。然而谢里婚后对蕾雅不能忘怀，得知蕾雅回家后，又情不自禁与蕾雅重续旧情。最终他们还是不得不分手。

这种年轻男子和成熟妇女的感情故事，在文学史上并不鲜见，如圣勃夫的《情欲》、巴尔扎克的《幽谷百合》、福楼拜的《情感教育》。然而，这部由女作家写就的小说一面世，舆论大哗，批评声连连。认为作者“离开了真正的道路”，甚至说“用福楼拜、龚古尔和左拉的手法来进行客观审视，研究心理和风俗人情，那也许是男人的事情”，有的批评家指责她“是在进行感觉艺术(*l'art de sensation*)的实践……是一种堕落”。^①

但是，柯莱特也得到了众多评论家和作家的支持和赞扬。女诗人诺阿伊伯爵夫人称这部小说是“这位独一无二的作家的一部奇特的书”，“一九二〇年的秋天被《谢里宝贝》‘浸透’了，大家把这本书读了又读”。普鲁斯特给她写信表示祝贺，他写道：“我要对您说，应该是我感到骄傲，因为我能够与出色的《谢里宝贝》的作者同时受勋”。^② 安德烈·纪德读了小说后立即给作者写信，大加赞扬：“我一口气贪婪地读完了《谢里宝贝》。您抓住了多么奇妙的主题！而且，多么敏锐的判断，多么精湛的技巧，您对那些隐秘的、不可言说的欲望又是多么理解啊！”^③ 当然，如同其他作品一样，这部小说也有作家自身的生活体验；不过，正如柯莱特自己后来所说，这部小说的题材是她从未涉及到的。在既往的作品中，主人公都是清一色的女性，而谢里这个人物则是柯莱特作品中罕见的占主要地位的男主人公，作者对他倾注了同情和理解。如果说，此前柯莱特一直着力刻画女主人公从依附、屈从于男性，到最终觉醒，奋起抗争，冲决男性至上的牢笼，自强不息的人生轨迹和性格特征，那么，这部小说中，作家则是用心塑造了一个平庸、无能的男性人物。年轻英俊的谢里生活富裕，精神空虚。在柯莱特的笔下，他是个弱者，他的情妇蕾雅处处照顾他，给他温情和力量，但他是个怠惰的、意志薄弱的人，最终只能是个悲剧性人物。几年后，续篇《谢里的

^① 引自《柯莱特全集》，七星丛书版，第二卷，一五四八至一五五三页，加利马出版社，一九八四年。

^② 《普鲁斯特书信集》。

^③ 转引自《柯莱特——坐着的流浪女》，奥唐丝·杜福尔著，二〇〇〇年。

结局》，则是以绝望和死亡为结束。谢里的庸俗、不作为，鲜明地反衬了蕾雅的精神力量和人格魅力，烘托了女性的优越的情操和品格。可以说，同以前的小说相比，柯莱特写《谢里宝贝》是另辟蹊径，但又殊途同归。从另一个视角彰显女性的品德和价值，也从另一个侧面映射出时代的特征。因此，这个人物也是那个时代的产物，诚如柯莱特对一位记者说：“谢里不是一个偶然的典型，他有他的必然性。”^①

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起，柯莱特的写作技巧日臻娴熟，开始了她创作最为旺盛的时期。柯莱特深爱母亲，母亲对她的影响，对她的理解和关爱，她终身铭记于心，对母亲的依恋和怀念始终萦绕于心，挥之不去。母亲去世后十年，年近五十的柯莱特发表的《克罗蒂娜一家》（1922）里出现了母亲的形象。六年后，她发表了小说《白日的诞生》。作品以一封署上母亲全名的信开始，这封信是母亲为回复亨利·德·儒弗内尔的邀请而写的，当时，因为母亲所养的一株粉红色仙人掌快要开花，为了观赏这种难得一见的花卉，母亲婉拒了邀请。可是，第二年，母亲就去世了，与爱女从此仙尘路隔。尽管柯莱特在写这部小说时，已同莫里斯·古德凯特深深相爱，但是，书中还是流露出饱受婚姻折磨的柯莱特对爱情的恐惧和疑虑。作品里面穿插了母亲的信件，融入了作者对婚姻、爱情、衰老和死亡的思考。对故乡的描述，虚构的叙事形成了母女间奇妙的对话。评论家安德烈·比利指出：“与其说《白日的诞生》是一部符合逻辑的小说，不如说它更是一首诗，是表达情绪的抒情移调作品。”^②柯莱特饱含温情，以细婉、鲜活的笔触，诗化的文风，谱写了一曲对母亲甚多的赞歌，倾诉了对母亲刻骨铭心的深沉的挚爱。《白日的诞生》让人联想到柯莱特另一部同样写母亲的散文作品《茜多》。《茜多》（1930）是一部回忆童年生活的作品。书中母亲的形象真实可亲，生动活跃，母亲生性善良、朴实，她始终同周围的人和谐相

① 柯莱特的《我的真话》。

② 转引自《柯莱特传》，克罗德·皮舒瓦和阿兰·勃律内合著，一九九九年。